

海峽旁的小屋

日·什帕諾夫等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海峽旁的小屋

H·什帕諾夫等著

群众出版社

1958·4

內 容 介 紹

這本書包括“海峽旁的小屋”和“考驗”兩篇小說。“海峽小屋”描寫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的走狗，過去的白匪分子偷越蘇聯企圖拉攏蘇聯國境內的一個從前也曾充當過白衛軍，然而思想已變過來的獵人刺探造船業方面的情報。由於普通蘇聯人民和居住在蘇聯國境內的一位中國老人的警惕以及他們同敵人鬥爭的自我犧牲精神，特務終於被擒獲。

“考驗”是描寫兩個邊防軍人在蘇聯國境線上執行任務時，捕了一個以昆蟲學家為掩護的特務。在發生雪崩以後，唯一的一條小路被堵塞了，他們與指揮部斷絕了聯繫。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們守着敵人，直到援兵的來到。

群 眾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單東堂子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號

經安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總)52(文)35開本787×1092 $\frac{1}{2}$ 印張4 $\frac{1}{2}$

1958年4月第1版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數95,000印數00001—37,000冊

定價(8) 0.39元

海峽旁的小屋

H·什帕諾夫 著
北京編譯社 譯



大森林，阳光暗淡。在森林上方，树梢搭成一个大天幕，只有从树梢的間隙中才透过一些亮光来，但还是看不见天空。这里，枝叶茂密，雪松和紫杉一棵挨着一棵，周圍纏滿了籐蔓和野葡萄。丛林杂草、野生薔薇以及麦实的槲杈，使人寸步难行。一条依稀可見的小徑被树蔭和高及人腰的繁茂的羊齿叶遮蔽着向前伸展。

天气象在浴室里一般的悶热。空气和一般不同，好象大地浸透了芳香油一样。带点腐叶气味的鮮嫩的野草飄散着芳香。那濃郁的气浪冲得人头昏脑脹。一条被微微踩倒的青草所形成的小徑，巧妙地在岩石中間蜿蜒着，仿佛故意藏藏躲躲，不讓人看見。人們只好就在这些岩石上行走，两脚踏在光滑的苔蘚上就象在冰上一样滑溜。这条小徑忽然在小溪的陡岸上中断了。渡口处，既沒桥梁可通，又無淺灘可涉，只好把长筒靴夹在腋下，从一块块的岩石上迈过去。溪水給人一种清凉的感觉。小溪在岩石間嘩啦啦地流着，泛起許多泡沫。溪水非常清沏，水下的碎石、卡在小石間的树枝以及四处游动的鮭魚均历历可数，真象是在巨型放大鏡下，一切东西都清晰地显露出来。

再往前，又是草木丛生的地方，五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只有根据草里露出来的象陡峭的楼梯一样的岩石或者在脚蹬空的时候，才能判断哪里高，哪里低。

拉斯金并没能很快地到达地图上标出来的那块凹地。他走到一块倾斜地上看到对面山上的陡坡。顺着陡坡过去，有一块林中空地。灼炙的阳光使地面变得象一面铜质盾牌一样，放射着光芒。自然在这块空地上不能休息，可是拉斯金又必须恢复恢复精力，因为他必须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地到达目的地。于是他决定在走下豁谷以前稍微躺一会儿。但是又睡不着，他一闭眼，就觉得有深红、浅紫和蓝绿两色的小圈在眼皮内层四处乱飞。闷热的空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周身血管里的血液都压得沸腾起来。他的后脑发酸，太阳穴乱跳。拉斯金躺着，他越来越不想继续往前走，身体越发感到疲倦。就在这神志迷惘之中，忽然听到悦耳的叫声。拉斯金睁开眼睛，什么也没看见。在被阳光晒得沉沉睡着的大森林里可怕的寂静中，又清晰地传来了叫声：叫声是从凹地那边传来的。但是林中曠地却是空空的。只有林边被太阳晒得灼热的灌木丛的红叶仿佛微微动了一下。可是他又怀疑这是错觉，也许是地上热气上升时引起的树叶的振动吧。

过了一会，又听见一声叫声，原来的那片灌木丛又在微动。拉斯金这才看清，那完全不是什么树丛，而是一只花鹿。

鹿又叫了一声，走到曠地上。它走起来既轻盈又小心，好象没有长腿，身体是被钢质的弹簧托住，几乎是毫不摇摆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飘动。鹿不是走，也不是跑。它的动作是由一次次的跳跃，或者说是跳跃动作的个别部份构成的。就象从前训练兵士作“分节动作”，上身不动地迈“鹅步”前进一样。鹿把腿抬起来，弯着膝部。然后再把小蹄子轻快地伸出去，等到它把似乎毫不费力的和缓跳跃作完，再把身体

移放到已經伸出的那條腿上。

鹿跳到林中草地中間停下，豎起寬寬的，象楓葉似的耳朵聽了聽。拉斯金躺在那兒，屏着呼吸。忽然，他發覺附近有一種奇怪的動靜。落在地上的樹葉微動起來，發出勉強可以聽見的沙沙聲。這聲音離他的頭部越來越近。但是，象方才看鹿時的情況一樣，因為有五光十色的樹葉的遮蔽，拉斯金什麼也沒看見。沙沙聲忽然消失了，一條蛇的腦袋象彈簧似的在拉斯金肩膀旁邊露出來。他馬上把鹿忘掉了，吓得站起來，但蛇一轉眼就不見了，甚至拉斯金連它方才出現的確實地點都指不出來。等拉斯金回頭再看草地時，鹿已經不見了。

拉斯金氣沖沖地拂了拂身上的塵土，繼續前行。

森林里有一個用網圍起來的面積兩千公頃的空場，里边有一千只鹿，可是拉斯金沿路上卻連一只也沒看見。也許在他經過的路上，有幾十只、幾百只，只是一只也沒露面罷了。

暑熱比走路更使拉斯金感到疲乏，當他走出大森林的時候，海岸幾乎就在眼前了。普加寧島^①和大陸之間的斯特列爾卡海峽的平靜的水面，展現在他面前。往右去，在一個小山的腳下，在巴爾捷涅夫海角的深色綠茵上有一所小屋，小屋雪白的牆壁特別引人注目。它離海很近，海峽的波濤仿佛是在衝擊着它的基础。

房子很小，有一個玻璃走廊和一個閣樓。拉斯金下山朝着小屋走的時候，他觀賞了展現在小山前面海峽的全部景

^①在海參崴以南，屬蘇聯沿海地區——譯注

色。远处，海岸上的綠茵变得模模糊糊，看去好象一片藍色的崗巒。輕輕蒙着一層藍色的天空，映在靜靜的海水里。沿岸的杂草映在一平如鏡的水面上，象是鑲在海峽兩旁路沿上的顫顫巍巍的花边。

寂靜籠罩着小屋的周圍。拉斯金的呼喚，得不到任何反应。繞过篱笆以后，他才看到有一个小門通往小屋后面的菜园。这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处处可以看出主人是善于經營的。白菜迎着太阳展开它那沒有光澤的卷边的叶子；在一棵仅有的不大好看的小櫟树周圍是一片鋤过了的淺綠色的葫蘆卜小苗，平整的田壟橫豎布列着。从空地上拐过去是一片白花盛開的馬鈴薯，看上去好象一块地毯。不知是誰穿着紅色印花布衣的后背，正在那白花盛開的馬鈴薯中間移动。拉斯金又喊了一声。那人直起身来，拉斯金一看原来是个妇女，她又高、又粗壮，但并不胖。她臉上的顴骨突出，显得很严肃。她面部的輪廓不算匀称，可是一看到她那黝黑的臉頰和緊閉的鮮紅有力的嘴唇，拉斯金又覺得她“很秀气”。由于她的衣服，裁得非常合身，从丰满有力的双肩一直到寬闊的臀部，整个身姿都显得格格外壮美。棕黃色的头发上蒙着一块紅头巾，臉色黝黑，这一切使得她的头部变得通紅。

她站起身来，一边在圍裙上抹着手上沾的泥土，一边走近拉斯金：

“从国营农場来的嗎？”她問道。

她的声音低沉而粗重，正象她的长象一样。这位来自城市的拉斯金在氣勢雄偉的大森林面前感到渺小可怜。他覺得自己說話的声音也象是吱吱喳喳的小鳥叫声了。

“我找猎人。”

“这兒有两个呢。”

“我要見納吉莫夫。”

“这么說是要見我的丈夫。”

“另外一个是誰？”

“楚維里，我的哥哥。”

这个妇女告訴拉斯金，她方才听小孩子說，楚維里割草伤了自己的脚，不能工作，如果孩子瞎說，不是眞事，那末他在割草場就不会很快地回来。假使眞受了伤，他馬上就会回家来的，因为在国营农場也是無事可做。屋頂这間閣楼就是他住的地方。从猎人的小屋往左都是楚維里的工作地段；往右是另外一个猎人，她丈夫納吉莫夫的地段。納吉莫夫打漁去了，眼看就要回来。他一定回家吃午飯的。

这位妇女一面刮着手上沾的泥土，一面嘮嘮叨叨地說了这一大套的話。当她注意到拉斯金的眼神在她身上打量，她就把褶上去的裙襟拉下来，回了屋子。

海峽里有只簡陋的小船正在行駛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人，不慌不忙地搖着桨。船走得安詳而平穩，听不見濺水的声音，甚至連波紋也不起，只是船尾后边有船走过所形成的小浪在慢慢地散开。小浪越来越寬，四向扩展，直到靜息下去，在光滑如鏡的水面上消失为止。

划船的人連腰都不弯。他从从容容地盪着，輕輕地把桨放进水里。这个人用熟練的动作把桨从水里抽出，在重新把桨伸向船头以前，有一层又平又靜的水从桨上流下来。既沒有打水的声音，又不見水花飞溅，也听不到扭动桨栓的吱吱声。

阳光照在水上，使得人眼花繚乱，可是盪桨人并沒戴

帽子。他的头被晒得黝黑，银色的白发在阳光下閃耀发光。他突然猛力地搖桨讓船拐向岸边，半个船体搁在岸边的沙滩上，然后他不慌不忙地放下桨，上了岸。

这个人精神飽滿：臉刮得光光的，两只大灰白眼睛，晒得褪了色的眉毛，神情很严肃。他有一个枯瘦的鷹鉤鼻子，紧閉着的嘴唇周圍的紋路，使得他面部的表情，变得有些过分严肃，沒有一点亲切的样子。

盪桨人提起湿漉漉的盛魚口袋，胳膊伸得远远的，好象是怕把身上弄髒，朝家門口走去。他边走边喊：

“阿芙多齐娅·伊凡諾芙娜，拿魚来！”

他把手里的口袋放在台阶上，自己也坐下来。悠然自得地拿出一枝带嘴的紙煙在小盒盖上戳打几下。这不过是一个褪色的洋鉄盒，可是从这一切举动上来看，好象他手里至少拿的是一只金煙盒。他眯縫着一只眼，两个手指夹着烟卷在烟盒上戳了戳，然后就点着吸起来了，拉斯金觉得，他的这些动作和猎人小屋、小船以及魚口袋是完全不相称的。

那个妇女走出来，拿起盛魚的口袋。她冲着坐在篱笆影里的拉斯金那边把头一点說道：

“那兒有个人。”

猎人無精打采地看了拉斯金一眼。他那一双灰色的、冷淡的注意探索的眼睛，沒有任何一点使客人高兴的表现。猎人繼續观察客人的动静。拉斯金也不作声。

妇女突然温和地对他說：

“您要同我丈夫談談嗎？”

猎人听到“丈夫”这个字眼，眉毛一聳便站起来。他戴上了一頂褪色的軍便帽，把手貼在帽沿上，行个举手礼說：

“我是猎人納吉莫夫。”

不久，拉斯金便发觉納吉莫夫跟他妻子談話的口气和跟他談話的口气完全不同，神情也不一样。听来虽有些粗魯，但却显得非常亲切。同时她和他談話也不那么倔强，变得又温和又善良。就連她那两只男子般的有力的双手，也似乎比較柔軟了，动作也显得輕快、园熟了。

当納吉莫夫出去，拉斯金伸手去接阿芙多齐婭·伊凡諾芙娜給他的一杯牛奶时，他玩笑地說：

“您丈夫倒挺厉害的。”

她往旁边看了一眼，又瞧了瞧自己的双手，低声答道：

“你說罗曼·罗曼諾維奇嗎？不，他并不厉害，不过是……情緒沉悶罢了。”

她同拉斯金并坐在长凳上。

“他有点失常。被釋放已經七年了，可是总沒有恢复过来。”

她突然不言語了。他們听到有人走近，脚踏得枯枝劈裂发响。阿芙多齐婭·伊凡諾芙娜急忙站起去迎接。暮色蒼茫，拉斯金看不見森林边上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似乎听到有个孩子愉快地嘻笑和說話的声音。拉斯金也不禁往那兒走去。納吉莫夫带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孩子揮舞着两只小手象鼓盪翅膀一般，发出响亮的笑声，掙着要到媽媽的怀里去。他騎在納吉莫夫的脖子上，納吉莫夫跳着，并愉快地喊着：

“跳，跳，跳！……”

男孩子一边笑着，一边用尖細的声音重复着納吉莫夫的話：

“跳，跳，跳！……”

納吉莫夫一見拉斯金，面孔馬上阴沉下来，笑容消失了。他挺直了身，把孩子从脖子上抱下来交给母亲，严厉地说：

“他該睡了。”

他的声音还和剛才一样，干巴巴的一点也不亲切。

“是您的小孩嗎？”拉斯金試着說。

“是我的，”納吉莫夫簡短地回答了一句，便回到房子里。傍晚以前他們再沒有說什麼。晚上，納吉莫夫准备了三天用的猎具和口粮，邀請拉斯金和他一同到大森林去打猎。

月亮已經不大圓了。一道明光跨過海峽，好象一座由投进水里的柔軟白銀帶所架成的桥梁。銀帶随着微波不时地起伏动盪。

納吉莫夫和拉斯金順着林边的海岸往前走。

拉斯金給了旅伴一枝烟。旅伴用手遮住风点着。拉斯金借火柴的亮光看見了他的臉。他臉上的严厉神情已經緩和些了。縐紋也不那样明显了。

“您这里太好啦！”拉斯金說。

“在某些方面还不坏，”出乎意外地納吉莫夫很干脆地回答了他，仿佛黑暗給了納吉莫夫举动自如的机会。

他們离开了海岸。月光依旧明亮地照耀在海面上。两人走进了阴暗可怖的森林中。納吉莫夫走得并不快，但步履非常稳健。拉斯金跟着他走起来很吃力，他全靠猎人脚踏树叶的沙沙声和吸紙煙的亮光来追随着前进。他們就这样一直走到发亮的林边。

納吉莫夫停住了，对拉斯金說：

“就在这兒过夜吧。”

拉斯金脑中立刻浮现出一幅图景：猎人坐在熊熊燃燒着的篝火旁边，悠然自得地在講着故事。

“要去找干树枝嗎？”他建議說。

“您随便，我有树叶就可以了。”

“我說的是篝火。”

“噢，噢……”納吉莫夫拉长声調，大笑起来。“再沏壶茶、来杯白酒怎么样？……这兒可不是莫斯科近郊的別墅啊。有块面包、有瓶水还不惬意嗎？”

真愚蠢！对于拉斯金要談的那件事情，一瓶白水是解决不了問題的。他的扁瓶装滿了白兰地。猎人的舌头太“短”了，白兰地酒會让它变“长”的。

“在远离阿芙多齐娅·伊凡諾芙娜的地方，就拿我的白兰地来代替您的白水吧。”

“阿芙多齐娅·伊凡諾芙娜与我何干？我愿意跟誰一起喝，我就跟誰一起喝。”

“那更好啦，我們就在这兒喝一場吧。讓我来在普加亭大森林中的昏暗的秋夜里作您个酒友吧。”

“也許，就是在現在这个地方，我就不愿意同您一起喝。”

納吉莫夫的話說得很辛辣，好象极力要挑动对方說尖刻話，再不就是故意要得罪他。

“喝不喝在您，”拉斯金心平气和地回答，随后把扁酒瓶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

他們沉默了好久。后来納吉莫夫用脚踏得落地枯枝沙沙作响，不大客气的对拉斯金說：

“您吃点嗎？”

拉斯金打开酒瓶，悄悄递给猎人。在黑暗中 哧起了对着酒瓶喝酒的咕囁声。

后来拉斯金也拿起酒瓶，不过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以后他还不只一次地从納吉莫夫手里接过酒瓶来，查看猎人喝了多少。拉斯金每一次拿酒瓶时都是一言不发。

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也没作声。拉斯金躺下休息，納吉莫夫又抽了好一会儿烟。后来他勉强笑道：

“要我来谢谢您今天的款待吗？这是公爵式的盛宴呐。白兰地啊！……猎人納吉莫夫居然喝了白兰地。岂不闊綽！真是闊綽哇！”

显然他是很久摸不着酒了，一喝白兰地，精神就抖擞起来了。拉斯金假装要睡，冷淡地说：

“晚安！”

他等候反应。他很清楚，納吉莫夫以后会有什么动静。果然，几分钟后便听到納吉莫夫的怨言：

“嗯，‘晚安’，……这是说，把人灌醉了就不理啦！可是鹿哪？豹哪？打猎呢？这些事您不是都想知道吗？您不就是为这个来的吗？”

納吉莫夫紧紧地凑近了他，低声的向他說，烟、酒的气味也扑鼻而来：

“见鬼！您是想要外国风味的打猎吗？这儿可没那玩艺儿。您懂吗？任何外国味的都没有！外国味儿早就没影儿了。剩下的只有平凡的大地、森林、天空和水流。剩下的只有劳动。这种劳动虽然很平凡，但它却很伟大。惟有这里的太阳也许对您的外国味还合适，但对猎人说来，太阳已经有些讨厌了。也许您喜欢大狼？狼倒还可以碰见。有时也有雪豹。

至于遇到一只猓獾，当然更不够外国味兒啦。它并不配受您的重視。狼和雪豹还差强人意。但是在职业猎人看来，它們也是平淡無奇的。要再想把打猎做为一种运动而得到輕度神經緊張的滿足，已經是不可能了。对于我們猎人來說，这不过是一种謀生之道罢了。

您看过我的步枪嗎？这是‘罗斯’式的枪。它的杀伤力是任何步枪所不能比的。子彈射穿口能有盘口大。同时因为我射的是鹿脖子，要尽量打中前面的脊椎骨，所以被我打死的小鹿，它的头部和軀干往往是分成两半的。也許您会想：瞄准——砰！一声就开枪，如此地簡單吧？別妄想啦！‘罗斯’的直綫射程是600步，可是要想讓这倒楣的动物不致因听到人的呼吸而惊走，就是这种距离也不过将将够用。花鹿在一公里之外就听得見蒼蝇飞。至于目光之銳利就更不待說了！总之，对于不是生长在大森林里的人来说，猎鹿也象其他任何职业性打猎一样是枯燥無味的。据說，只有拿自己的同类作打猎的对象，才不致于枯燥。我没有領教过。我領教过的那种所謂以人作为对象的打猎是不足取法的，那是战争，并不是打猎。同你一起有成百上千的人开枪，那算是什麼打猎呢！只有恐吓，双重的恐吓，才迫使人們开枪，你不向前面开枪就会有人来打你的后脑勺，你自己不射击就会有人把你枪毙的。……

噢，談得离題了，对不起。您只是对花鹿有兴趣是不是？好啦，那就來談鹿吧。最要紧的是要把它一枪打死。不能只讓它受伤。如果你打断它一条腿，它不用那条腿也能逃走。自然以后它还是会倒下的，不过沒有猎犬就找不到它了。要是伤它的肚子，它能拖着自己的腸子跑一整天，把你

引到非常危險的密林里去……”

納吉莫夫說到这里就住了嘴。拉斯金趁這時候問道：

“請您談談自己吧！”

“要談我自己，还得喝几口白兰地。”他貪婪地把拉斯金瓶里剩下的酒一气喝光。“談談我自己？……我是个水手。不，这样說并不完全正确。您可能把我当做这样一个人，他在汪洋大海里船上領航；在船长台上走来走去，被四周带咸味的海风吹着，也認識各种海图，懂得船上的一些輪机；責罵和毆打那些不习惯在海上服务的官兵。总之，您很可能認為我是一个老練的水手吧？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我曾作过俄国皇家艦队太平洋分遣队的軍官。艦队的水手不同寻常。我們的主要航行区域倒是道地的‘太平洋’，但是这个太平洋却不是麦哲倫所发现的，而是由一个叫安齐帕斯的希腊人開設的，原来他的咖啡館就是以‘太平洋’来命名的。取这样一个名字并不坏：我們几乎常常感到是在快乐的故乡里。安齐帕斯在‘太平洋’海面上開設了一个咖啡館还有一个浴室，洗完澡还可以喝咖啡。同时，他在哈尔滨还有个伏特加酿造厂。那里酿的酒不上消費稅，所以他經常把酒私运到海参威来。这种酒用了个很特別的名字，叫做‘豪飲时分’。我經常到安齐帕斯的‘太平洋’去消遣：听听小調，喝杯白兰地，口袋不太空的时候，再偶尔来上瓶高級‘雷洁兒’酒。海上野餐倒是很少。并且也是在海岸附近。您看得出来，我們的职业范围十分狭仄。德国战争①一爆发，我們这一行在当地就施展不开了。結果，我和一群跟我一样的陆上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譯注

水手一起都被派到德国前綫的所謂海軍团里。我实在不喜欢那里。在陆战生活中，到处是虱子、臭包脚布和人肉的气味。幸亏我对射击发生了兴趣。在当时刚刚兴起的狙击术上，我发现了自己的所謂一技之长。上边甚至想要派我到英国狙击学校去深造，可是我們这只太平軍便开始瓦解了。我心滿意足地回到了彼得格勒，住在我姐姐瓦薩家里……”

在一陣令人緊張的沉寂中，森林中的動靜显得更加清晰了。樹梢上不知道是什麼在叫着。風吹得樹葉象紙片互相摩擦般地响着；附近有一只蟋蟀不住聲的吱吱叫着。樹的間隙中，滿是飛來飛去的螢蟲，看上去仿佛是一個燐光閃閃的蛛網。

納吉莫夫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說：

“我到彼得格勒以後不久，瓦薩就來投靠我。她的丈夫是阿拉伯親王中一位外國味十足的小伙子，他是阿拉伯的一個族長，名叫阿·希里。那時他在俄羅斯艦隊里當中尉軍官。這位貴族當時想從俄羅斯逃往國外，離開垮台的克倫斯基政府。他要逃往巴黎，並把瓦薩帶走。我姐姐來徵求我的意見，經我勸說，她就不跟他去了。那時我對於俄國有一種抒情般的熱愛和怜惜。我認為，不是要到國外，而是要留在俄國這塊土地上來盡力影響它的命運，這是每一個俄國人的天職。我同瓦薩決心‘要與俄國同受苦難’，並且要熬受它‘命中遭逢’的種種不幸。我就是用這個，沒有用更多的話，勸導了瓦薩。但她卻是個不能抑制感情的人，她把我的想法向前發展了一步。她認為這位貴族阿拉伯親王也不應當去巴黎，因為他的主要目的無非是要把他的一切財寶運到那里去。所以她就鼓起勇氣來去找便衣警察，把她丈夫的圖謀